

《廣府話救亡》謬誤舉述

劉衛林

一、缺乏音韻學常識所產生謬誤

錯誤	《廣韻》內一共有五個聲調。
正確	《廣韻》只有四個聲調。全書二〇六韻按四聲分卷，以四聲為綱，有平、上、去、入四個調類。(唐作藩)
錯誤	《廣韻》五個聲調分別為上平、下平、上、去、入。
正確	《廣韻》內因平聲字多，而將平聲韻分為上、下兩卷，普通人不明瞭這點，很容易誤解其意，以為上平與下平不同。這一誤解是不可信的。(王力、殷煥先) 平聲分上下，完全是字多，書冊需要分卷的緣故，竟有許多人把近代的陰平、陽平與《廣韻》的「上平」、「下平」混為一談。那是大錯的。(董同龢)
錯誤	《廣韻》的五聲音調系統，與九聲的廣府話為不同音調系統。
正確	《廣韻》音系與現代粵語語音，彼此在聲、韻、調等各方面緊密對應。(王力) 現代粵語語音，與宋初《廣韻》音系的對應規律一樣。(李新魁)
錯誤	廣府音韻有九聲，《廣韻》只有五聲，若依《廣韻》讀，廣府話有四個聲調就要作廢。
正確	現代粵音九聲，陰陽四聲八個聲調，和《廣韻》音系清濁四聲緊密對應；中入聲則和《廣韻》音系入聲的清聲母對應，所以現代粵語與《廣韻》在聲調上恰好相合。(王力)
錯誤	《廣韻》所紀錄的不過是一千年前宋代的語音。
正確	《廣韻》因襲《切韻》舊制，表現的是六朝時期舊音，而不是宋代的語音系統。(李新魁)
錯誤	《廣韻》內所紀錄的語音，屬於宋代河南的洛陽口音、中原音或宋代官話。
正確	陸法言〈切韻序〉載「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章太炎《國故論衡》稱「《廣韻》所包，兼有古今方國之音」，證明《廣韻》包括古今南北各地語音，而非一時一地語音。(王力)

錯誤	目前公認最早而尚存韻書，是隋代陸法言編的《切韻》。唐代以前音韻以此書最為可靠。可據以知晉代中州音保存廣府話中。正音人士不知道廣府話跟隋代《切韻》的關係，才會選錯標準用《廣韻》。
正確	現存《切韻》只有一些殘卷。中國現存韻書以《廣韻》最古。所以研究古音，該從《廣韻》向上推求；研究今音，該從《廣韻》向下推求。(王力) 陸法言《切韻》，孫愐《唐韻》，陳彭年《廣韻》，名為三書，實同一書。(曾運乾)
錯誤	查《廣韻》來「正」廣府話的音，實際上等於將廣府話「國語化」，將粵音一律依國語讀，亦即是要廣府人用廣府音來讀國語。
正確	國語是民國時對明清官話的改稱，由北方官話發展而來；與收錄六朝舊音的《廣韻》並非同一語音系統。(董同龢、李新魁)
錯誤	趙元任做國語正音，編訂國音時指《廣韻》等古韻書跟全國多數省份讀法不同，決定不依任何韻書。如果廣府音要依《廣韻》，即是趙元任和全部講國語的人都錯。
正確	趙元任做國語正音，針對的是由明清官話而來的國語。不符韻書的是國語讀音，並非指王力等所稱與《廣韻》音系密切對應的粵音。(參攷趙元任〈中國字調跟語調〉)

二、缺乏足夠語文能力所導致的各種謬誤

1. 錯認陰陽聲調

錯誤	「午」字聲調為陰去聲。(頁 127)
正確	「午」字聲調為陽上聲，《廣韻》載於上聲姥部，讀音為「疑古切」。
錯誤	「莖」字《廣韻》音「戶耕切」，可讀為「亨」。(頁 167)
正確	「戶耕切」應切出陽平聲字；「亨」字於《廣韻》音「許庚切」，切出的是陰平聲字。
錯誤	「敬」字為陽去聲。(〈莖——不讀為「亨」〉網上載原稿)
正確	「敬」字聲調為陰去聲，《廣韻》載於去聲映部，音「居慶切」。
錯誤	「尖」、「天」為陽聲字；「沈」、「田」為陰聲字。(〈先談一點聲調〉網上載原稿)
正確	「尖」、「天」應為陰聲字；「沈」、「田」應為陽聲字。

錯誤	「勞」字為陰平聲字（〈撈〉網上載原稿）
正確	平聲「勞」字《廣韻》音「魯刀切」，屬陽平聲字。
錯誤	「撈」（「撈份工」音 lou）為陽平聲字。（〈撈〉網上載原稿）
正確	口語「撈份工」的「撈」字，為陰平聲字。

2. 不辨平仄四聲

錯誤	「趯」（近 dat [-dɛk]）字字音凡廣府人都一定識讀，而且一定讀為去聲。（頁 39）
正確	「趯」字《廣韻》音「他歷切」，屬於入聲字。
錯誤	佛。廣府音弗，陽去聲。（〈「佛」與「浮」〉網上載原稿）
正確	「弗」字聲調為陰入聲，《廣韻》載於入聲物部，音「分勿切」。
錯誤	如今「佛」已讀為 fut（陰去聲）。（〈「佛」與「浮」〉網上載原稿）
正確	「佛」字聲調為陽入聲，《廣韻》載於入聲物部，音「符弗切」。

3. 不明反切原理與方法

錯誤	「莖」字《廣韻》音「戶耕切」，可讀為「亨」（頁 167）
正確	因反切上字「戶」屬濁聲母，切出應為一陽聲字，不會得出屬陰聲的「亨」字。
錯誤	《廣韻》「等」字有「都在反」的音，即「代」音。（頁 169）
正確	反切上字「都」字屬清聲母，切出必屬陰聲字，不應是屬於陽聲的「代」字。
錯誤	「伏」字《廣韻》有兩個音，前者讀「扶富切」，音服（用國音讀之即合），去聲；後者列入「屋韻」，入聲，讀如 buok [-buk]，即僕音。（頁 168）
正確	「伏」字《廣韻》見於去聲宥韻，音「扶富切」，粵音讀如「阜」；又見於入聲屋韻，音「房六切」，粵音讀作「服」。《廣韻》內切出讀作「服」音的並非「扶富切」，而是「房六切」，故知作者不能利用反切上下字切出準確讀音。《廣韻》「房六切」得出入聲的「服」音，是後世輕唇音的讀法；粵音口語「伏」字讀作「僕」，是保留了重唇音的古音讀法。因作者不知「古無輕唇音」的反切原則，故此不知「服」和「僕」兩個讀音的關係，以致誤會《廣韻》內「伏」字同時有所謂「去聲」的「服」音，和入聲的「僕」音。

錯誤	「伏」字《廣韻》讀「扶富切」，音服（用國音讀之即合），去聲。（頁 168）
正確	反切下字「富」字屬於去聲字，依反切下字定聲調的反切原則，得出的應是去聲字，不會得出讀入聲的「服」音。

4. 未知自字義上考求字音

錯誤	廣府話依方言規律來改變聲調，如果不對，那麼，「文」字為何不讀為「問」音？（頁 149）
正確	「文」字《廣韻》見平聲文部，音「無分切」，意為「文章也，美也，善也」；「文」字《集韻》作「文運切」，讀作「問」，意為「飾之也」。兩種不同讀音有不同詞性及意義，屬於一向讀書方法上的四聲辨義通例。

5. 不知翻檢韻書

錯誤	不應要廣府人依一千年前的洛陽音，廣府話依方言規律來改變聲調，如果都認為不對，那麼，「文」字為何不讀為「問」音？（頁 149）
正確	《廣韻》內不載「文」字讀作「問」這一讀法，可見作者立說時未翻查過《廣韻》。

錯誤	「其」字《唐韻》讀為「其」音，《廣韻》則讀為「姬」音，為甚麼忽然不理《廣韻》讀音，難不成此字要依《唐韻》？（頁 107）
正確	《唐韻》至今僅餘殘卷，「其」字平聲在殘卷以外，作者當未查過《唐韻》原書。 《廣韻》平聲之部內，分別收錄了「其」字「渠之切」和「居之切」兩個讀音，作者竟全然不知，可見根本亦未翻查過《廣韻》，僅受二手資料誤導而提出質疑。

三、文學修養不足所致謬誤

錯誤	「莖」讀為「敬」有宋詞為據。宋詞〈極相思令〉中「莖」字與「明」、「情」、「誠」為韻，請問怎能說「亨」音得與「明」、「情」、「誠」相押？故知在宋時，此等字已有 ing 音，而《廣韻》則未收錄。（頁 147）
正確	〈極相思令〉中「莖」字屬第二句韻腳，詞譜規定必須押平聲韻，證明應讀作平聲。 戈載《詞林正韻》內，「莖」字與「明」、「情」、「誠」等韻腳，同屬詞韻第十一部平聲韻，證明「莖」字是押韻的平聲字。 「莖」字若讀作「敬」，則為去聲字，無法與各平聲韻腳相押；〈極相思令〉亦變成不合詞律。

四、邏輯推理上謬誤

錯誤	如今許多人亂發廣府話之音，無非是愛查字典之故，而卻不知編字典的人根本不識廣府話，又不識音韻。(頁 92)
正確	古今以來編字典者眾，無法證明一律都不識廣府話又不識音韻。語言學家王力教授，便是個既識廣府話，又通音韻，並且編成了《同源字典》、《古漢語常用辭辭典》等不少字典辭書的學者。
錯誤	如果他們[案：指主張粵語正音人士]對，那麼，趙元任他們整個編訂國語正音的委員會就錯了，也即是說，如今全部講國語的人都發錯音，不只我們說廣府話的人。(頁 35)
正確	問題對錯不一定就在趙元任與主張粵語正音人士中二者擇一，更可以是作者本身出錯。趙元任針對國語正音而非粵語正音問題，作者誤會依《廣韻》即用國語正音，故有以上錯誤推論。
錯誤	搞「正音」的人依黃錫凌《粵音韻彙》和喬硯農《粵音字典》，然而兩人都不是廣府人，變成由外省人來教廣府人「正」廣府話的音，真可謂荒天下之大謬。(頁 90)
正確	粵音研究不能以省籍論資格。作者所舉出研究粵音的音韻專家，其中趙元任為江蘇人，羅常培為滿族人，作者亦加以推許，可見不能以籍貫決定這一問題。

* 以上舉述者主要為原文之撮要，詳細資料請參見報告內文。